在外面玩也要小心

睿申舊夢 文·老海 畫·李袁裕

散場，小張離院，遇到任問芝與一陌生的少齡女郎過馬路。他即隨着任問芝走，她回過頭來問道：

「你也有電影？」

「我一個人看電影。」小張說。

「金興蘇小姐剛從蘇州來。」

「蘇小姐！」小張立刻叫了聲。

任問芝給蘇慧小姐介紹了張文先生，小張邀她們消夜，問芝道：

「蘇小姐住在我家中，我回家去撥電話，再見！」

小張也就有與任問芝再見了。他無處可去，在附近打電話到「大都會」到四眼陳，對方說：

「告訴你一件事，筱胡蝶進公安局了。」

「什麼事？」他問。

「不知道，昨夜公安局人員來『大都會』把她帶走的。」

「如此嚴重？」小張的心跳得反常。

「她還未回家。」

「如果明後天你遇到，請她打一個電話與我。」

「好的。」

一星期後，小張仍未得到筱胡蝶的電話，此日六點，他打電話到「高士滿」找到四眼陳，他說：

「筱胡蝶並無消息。」

明天早晨，小張出房遇到賣寶，把筱胡蝶的事告訴她，她道：

「大概不會惹到你身上吧？你別去管它，你們不過是上床解決性慾問題而已！時代不同了。在外面玩也要小心。」

「大概不會與我有關。」小張又安慰着自己：「一定不是……」

薛媽抱着嬰兒出房，小張走得快。黃昏後，小張回來在樓下又遇到薛媽抱着嬰兒，她對他道：

「不能讓人知道你們的事。」

「有什麼事？」

「你不知？」

「不知。」

小張輕輕說了一聲登樓，返房，他希望快些過年呢！（二九六）

二八四：史提芬修車

「昨晚，史提芬告訴我，他也會修理汽車，可是，我又不想麻煩他。」文慧故意這樣說。

「那倒沒關係，只要有空，他也會帮你的。」阿欣說，「我知道，對汽車他也懂一些，可是絕對沒有擒臣先生那麼輕鬆到老。現在，也只好讓他試試了。也許，近來他潛心鑽研，技術大有進步也說不定呢！」

阿欣這麼大笑起來。

「真的要麻煩他？」文慧問。

「別無他途了。」阿欣說，「等會兒我就給他電話，希望能有好消息告訴你。」

十五分鐘後，文慧又接似阿欣的電話，她說：

「史提芬答應帮忙，下班後他順道去接你，然後到我家來。」

「好。你開口，他一定不會推了。」

「怎麼樣，昨晚他送你到家門口嗎？」阿欣問。

「當然。他還進來喝了一杯咖啡。」

「哦——你們好像很談得來呢！」

「是嗎？」文慧不經意似地淡然一笑。

下午五時十分，史提芬就到文慧家來接她了。

他的車開得快，二十分鐘後就到達阿欣家。

文慧進屋去和姑媽坐坐，想不到半小時後，史提芬就進來告訴她們，車子修好了。

「咦，這麼快呀！」

「只是腳掌有點小毛病，現在應該沒事了。」史提芬說。

「沒想到你技術倒真有進步呢！」阿欣笑着，用力拍拍史提芬的肩咦。

「不，不。我的技術還差得遠呢！」

「先試車去。」阿欣拉起文慧往外跑。

迷霧 冰洋水

二九六：思疑搞基

林太曰：「明晚？我可能同依娃打牌。」

阿占曰：「你兩個咁好，是否搞基？」

林太曰：「阿占，你作死乎？亂嘴也！」

阿占曰：「不是亂嘴，小心愛滋也！我實係十分担心你兩個染上愛滋！」

林太曰：「你幾時死！吓？咁衰！」

阿占曰：「完全有理由相信你兩個有愛滋病，因爲，你兩個之老公都去滾！」

林太曰：「佢去滾啫，又不是我去滾！」

阿占曰：「林太，你有男朋友？」

林太曰：「我有！就算有，亦與你無關。」

阿占曰：「當然與我無關。」

林太曰：「明晚能同意搭巴加價，遺十是眞正的黃大仙。」

阿欣問道：「那麼沒關係，只要有空，他也會帮你的。」阿欣說，「我知道，對汽車他也懂一些，可是絕對沒有擒臣先生那麼輕鬆到老。現在，也只好讓他試試了。也許，近來他潛心鑽研，技術大有進步也說不定呢！」

阿欣這麼大笑起來。

「真的要麻煩他？」文慧問。

「別無他途了。」阿欣說，「等會兒我就給他電話，希望能有好消息告訴你。」

十五分鐘後，文慧又接似阿欣的電話，她說：

「史提芬答應帮忙，下班後他順道去接你，然後到我家來。」

「哦，這麼快呀！」

「只是腳掌有點小毛病，現在應該沒事了。」史提芬說。

「沒想到你技術倒真有進步呢！」阿欣笑着，用力拍拍史提芬的肩咦。

「不，不。我的技術還差得遠呢！」

「先試車去。」阿欣拉起文慧往外跑。

二九六：歌星螢幕分鐘論酬

「天氣大晴！」珮姬將花擺好，兩人才想起是星期天，秘書同保姆來電話說：「今天出外購物，日程是後天回曼谷……。」珮姬在電話中對秘書說：「可能有變化，聽說錄課公司會談生意。」——「那是好事，我們照原訂時間先走，最好他們能負責兩位小姐延期的開支！」——「陳總經理已有預算，你們將我前天交秘書的美鈔，各取一千美元私用，東京買東西太貴，你們經香港有機停打四小時。」

這安排太合情理了，在香港一人有七千八港元，是可以買好多東西回泰國的。曼麗欣真好逑同松上活：「他們其實現在想來陪伴，但又怕休息不夠。」她們換浴換衣，出到淺草國際大戲院正街，在一家華盛頓咖啡座，用西式午餐，吃烤鵝和絕妙的魚。而每人一份絕佳沙律，更是口味爽極——「當然貴，可是純歐洲式！」同伴小休，曼麗透露：「如果正式開口向我求婚，我答應他二人中任何一位！」珮姬笑起來道：「我們並沒有知道清楚，僅知是有名企業家的公子，按昨晚能奇樂的實本領看，倒不是一般花花公子做得到的。」曼麗認爲「婚姻是麻煩的，不是「社會調查」！問題是你我幸而沒倒霉，隨便碰了瓜！」——「我誇他是眞，但他到玄關就突然搬退！你不也一樣麼？小陳是個可愛的玩家！日本花二十美金可以有假元紅可邊化的人造膜貿來裝入……。」曼麗笑的亂揉珮姬，珮姬忽然不樂，鄭重地抱住曼麗道：

「緣法，對！我怕你同我有可能要分別了！我有預感呢！」說至此電話响，兩位朋友已在大堂等候。兩人披上夾大衣，畧梳梳頭，點了香水精，便鎖門下來了。松上一見就說：「恭喜，現在這兩位先到國家電視錄影，看，這都是新聞和照片！」阿雄自開車，珮姬坐身旁，曼麗、松上在後座——錄影場在東京塔底。

一位說流利泰語和英語的小姐接待，所問是昨晚唱的破陣曲學習經過，並承認日本以前以夢想過泰國有！珮姬笑答：「泰王就是後來的唐太宗，是佛教主持第一皇帝，還羅佛教國，法曲中早有了，但泰文小樂教佛書，少人住意罹了。」

錄影十五分鐘，並告知她們：「可能有五分鐘——很長了！」奇在當面由一位會計員，各送一隻大紅利市封，恭敬道謝。

「可以收下，連大學講演一次，也一樣當衆送現金的！」松上在旁初次開口。出來登車後，阿雄叫她們拆大封套，每封都是二十張萬元新票——「太多了，這不是每人一萬二港幣麼？」阿雄望住前路，裡却說：「如果請你唱十分鐘，每分鐘就是五萬至十萬！」

「爲什麼您只問他？」娜塔莎像很不服氣似的問父親，「您這是歧視女性了？」

「不，不是這個意思。」巴耶夫並不生氣，「因爲他是男子漢，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他所肩負的責任應該多些和重些。現在可好了，你們都一條心，共同開創幸福的未來，我當然更放心了。」

「教授，你只管放心好了。」王家山說。

「現在該提第四個問題了。」巴耶夫說，「這次不限定誰去答的，因爲你們兩人都該一同商議，才可獲得滿意的答案的。」

「爸爸，讓我猜一猜，」娜塔莎興致勃勃的說，「是不是指我們今後應如何面對生活？又可能面對一些什麼困難？」

「我的乖女兒，你眞聰明！」巴耶夫高興得大笑起來，「中國人說『虎父無犬子』，難怪我女兒也是如何聰明了。啦，我正是想問這方面的問題，你們可共同回答。」

「明年我畢業了，分配了工作，就有能力成家立室了。」王家山像自言自語地說，「富然，工資可能不很高，生活也自然艱苦一點，這就委屈娜塔莎了，希望她見諒才好。」

「人生的快樂，並不一定建築在物質生活上的。」巴耶夫像在教誨學生似的說，「精神生活往往更重要。」

二十：沒一件像樣衣服

吃完飯，陳國洪放下碗筷，又離家找賭伴去了。

美兒收拾好桌子，洗過碗碟，便放下布簾換衣服。她找了一套自以爲最漂亮的衣服，先穿腰封，再穿套衣服。

這兩年來，由於孩子多了，家務拖累，她已經不大注意打扮自己了，所以這新衣服也沒有一件，她那套所謂漂亮衣服也是過時的，幸好束了腰，才不致於太窄。

臨出門時，美兒對家姑說：「如果我找到工做，說不定馬上就要開工的了，你們就不用等我吃晚飯了。」

「你放心，我會照料強仔他們吃飯的了。」

當她出到街上，心湖掀起波浪，十分不平靜。她經過一間熟悉的士多，正想進去打個電話，但回心一想，又停住了，轉去另一間不相熟的文具店借電話，她怕給熟人聽到她的電話，猜到了內容，那就不妙了。

電話打通了，找到了冰琪，冰琪把地址告訴她，還詳細說明怎樣去那個地方。美兒終於找到了那個地方。

那是繁盛的旺角區一座大厦。她入了電梯，按了數字，出了電梯，找到了那層樓宇，按門鈴，她的心脉在加速跳動，心情十分複雜。

「你放心，我會照料強仔他們吃飯的了。」

二九六：要求共甘苦同

「爲什麼您只問他？」娜塔莎像很不服氣似的問父親，「您這是歧視女性了？」

「不，不是這個意思。」巴耶夫並不生氣，「因爲他是男子漢，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他所肩負的責任應該多些和重些。現在可好了，你們都一條心，共同開創幸福的未來，我當然更放心了。」

「教授，你只管放心好了。」王家山說。

「現在該提第四個問題了。」巴耶夫說，「這次不限定誰去答的，因爲你們兩人都該一同商議，才可獲得滿意的答案的。」

「爸爸，讓我猜一猜，」娜塔莎興致勃勃的說，「是不是指我們今後應如何面對生活？又可能面對一些什麼困難？」

「我的乖女兒，你眞聰明！」巴耶夫高興得大笑起來，「中國人說『虎父無犬子』，難怪我女兒也是如何聰明了。啦，我正是想問這方面的問題，你們可共同回答。」

「明年我畢業了，分配了工作，就有能力成家立室了。」王家山像自言自語地說，「富然，工資可能不很高，生活也自然艱苦一點，這就委屈娜塔莎了，希望她見諒才好。」

「人生的快樂，並不一定建築在物質生活上的。」巴耶夫像在教誨學生似的說，「精神生活往往更重要。」

二九六：史提芬修車

「昨晚，史提芬告訴我，他也會修理汽車，可是，我又不想麻煩他。」文慧故意這樣說。

「那倒沒關係，只要有空，他也會帮你的。」阿欣說，「我知道，對汽車他也懂一些，可是絕對沒有擒臣先生那麼輕鬆到老。現在，也只好讓他試試了。也許，近來他潛心鑽研，技術大有進步也說不定呢！」

阿欣這麼大笑起來。

「真的要麻煩他？」文慧問。

「別無他途了。」阿欣說，「等會兒我就給他電話，希望能有好消息告訴你。」

十五分鐘後，文慧又接似阿欣的電話，她說：

「史提芬答應帮忙，下班後他順道去接你，然後到我家來。」

「好。你開口，他一定不會推了。」

「怎麼樣，昨晚他送你到家門口嗎？」阿欣問。

「當然。他還進來喝了一杯咖啡。」

「哦——你們好像很談得來呢！」

「是嗎？」文慧不經意似地淡然一笑。

下午五時十分，史提芬就到文慧家來接她了。

他的車開得快，二十分鐘後就到達阿欣家。

文慧進屋去和姑媽坐坐，想不到半小時後，史提芬就進來告訴她們，車子修好了。

「哦，這麼快呀！」

「只是腳掌有點小毛病，現在應該沒事了。」史提芬說。

「沒想到你技術倒真有進步呢！」阿欣笑着，用力拍拍史提芬的肩咦。

「不，不。我的技術還差得遠呢！」

「先試車去。」阿欣拉起文慧往外跑。

二八一：使她吃驚的姓名

遊艇終于把她們搭載到石頭灣，停在石塱碼頭邊，讓三個女人上岸。

然後，它開到港灣停下來，等待。

素芬帶蟬主僕倆，走在石頭街道上，移向第一號門牌房屋村長之家。

石頭房子的大門打開着，堂屋却沒有人。

素芬敲了敲木門，高聲問：

「有人嗎？」

片刻，從廚房裡走出阿嬌來，她笑望門口站着的三個女人說：

「三位太太小姐，有什麼事？」

「請問梁永年村長在嗎？」

素芬這一吐字清楚的問話，使卜老太大吃一驚，呆在那裡，怔怔地望島上婦人。

阿嬌仍是一臉笑容，說：

「你們找我老公？」

素芬朗聲說：

「大嫂，你不認得我嗎？」

阿嬌泰然說：「認得，怎不認得，你前幾天來過石頭灣。」

素芬說：「對了！所以我們一上岸，就找村長。我知道你們夫婦很好人！」

阿嬌說：「他去了南丫島。」

聆聽着她們談話的卜老太，滿腹心事。她想——梁永年，梁永年，不是我前夫的姓名？三十年前他在石頭灣潛水過事，難道……

——永年，他不會沒有死，躲在這小島，過枯燥平淡艱苦的生涯吧？

——不，照我了解，永年熱愛酷厲事業，爲人好勝，他遇害不死，才不肯放過卜萬昌，他一定回到港島，找萬昌和我算賬，他不會躲在這地方！

——對了，這島上婦人口口聲聲「老公」，村長和她是夫妻，這世界上同姓同名的人多着！

現時素芬又在說話：

「村長去了南丫島，不要緊。」

她轉身介紹着：「這位是卜老太，她是埋葬在古松崗上石頭墳墓下的卜獻民媽媽！她來要看看兒子的墳墓。」

二九六：思疑搞基

林太曰：「明晚？我可能同依娃打牌。」

阿占曰：「你兩個咁好，是否搞基？」

林太曰：「阿占，你作死乎？亂嘴也！」

阿占曰：「不是亂嘴，小心愛滋也！我實係十分担心你兩個染上愛滋！」

林太曰：「你幾時死！吓？咁衰！」

阿占曰：「完全有理由相信你兩個有愛滋病，因爲，你兩個之老公都去滾！」

林太曰：「佢去滾啫，又不是我去滾！」

阿占曰：「林太，你有男朋友？」

林太曰：「我有！就算有，亦與你無關。」

阿占曰：「當然與我無關。」

林太曰：「豈有此理，你同老闆講這些嗎？我不怕喋，我D體水浸死你個花靚仔呀！」

阿占笑曰：「好呀好呀！我好想畀你D體水浸浸下。」

林太曰：「你知不知我讀邊科出身？」

阿占曰：「讀乜呀？家政？」

二八四：史提芬修車

「昨晚，史提芬告訴我，他也會修理汽車，可是，我又不想麻煩他。」文慧故意這樣說。

「那倒沒關係，只要有空，他也會帮你的。」阿欣說，「我知道，對汽車他也懂一些，可是絕對沒有擒臣先生那麼輕鬆到老。現在，也只好讓他試試了。也許，近來他潛心鑽研，技術大有進步也說不定呢！」

阿欣這麼大笑起來。

「真的要麻煩他？」文慧問。

「別無他途了。」阿欣說，「等會兒我就給他電話，希望能有好消息告訴你。」

十五分鐘後，文慧又接似阿欣的電話，她說：

「史提芬答應帮忙，下班後他順道去接你，然後到我家來。」

「好。你開口，他一定不會推了。」

「怎麼樣，昨晚他送你到家門口嗎？」阿欣問。

「當然。他還進來喝了一杯咖啡。」

「哦——你們好像很談得來呢！」

「是嗎？」文慧不經意似地淡然一笑。

下午五時十分，史提芬就到文慧家來接她了。

他的車開得快，二十分鐘後就到達阿欣家。

文慧進屋去和姑媽坐坐，想不到半小時後，史提芬就進來告訴她們，車子修好了。

「哦，這麼快呀！」

「只是腳掌有點小毛病，現在應該沒事了。」史提芬說。

「沒想到你技術倒真有進步呢！」阿欣笑着，用力拍拍史提芬的肩咦。

「不，不。我的技術還差得遠呢！」

「先試車去。」阿欣拉起文慧往外跑。

二九六：思疑搞基

林太曰：「明晚？我可能同依娃打牌。」

阿占曰：「你兩個咁好，是否搞基？」

林太曰：「阿占，你作死乎？亂嘴也！」

阿占曰：「不是亂嘴，小心愛滋也！我實係十分担心你兩個染上愛滋！」

林太曰：「你幾時死！吓？咁衰！」

阿占曰：「完全有理由相信你兩個有愛滋病，因爲，你兩個之老公都去滾！」

林太曰：「佢去滾啫，又不是我去滾！」

阿占曰：「林太，你有男朋友？」

林太曰：「我有！就算有，亦與你無關。」

阿占曰：「當然與我無關。」

林太曰：「豈有此理，你同老闆講這些嗎？我不怕喋，我D體水浸死你個花靚仔呀！」

阿占笑曰：「好呀好呀！我好想畀你D體水浸浸下。」

林太曰：「你知不知我讀邊科出身？」

阿占曰：「讀乜呀？家政？」

第四回：羅漢升天

棍仙 香珍雅·文 占秋扇·圖

玄甲兵並沒有追出大轉橋，因爲程咬金不想暴露自己的實力。他們只想攔阻王仁則的來攻，並不打算殲滅來敵。王仁則並不知道，程咬金這支兵實力有限，才四十餘騎，原乃帮少林寺搶回柏谷坳稻粱的一支兵馬，完事後沒有渡河，沒有回師北芒山，養息在白冉公經營的盤地築寨山，等待與秦王的兵馬呼應。

飛將軍從天而降，是白冉公搬的兵。他估量王仁則、王武一定會乘虛攻少林，也就悄悄地把程咬金一支人馬請來了。

在軒轅關上，玄甲兵整齊排列在迴旋處，王仁則望不到後邊有多少人馬，加上武林僧四周故佈疑陣，兵馬一亂，就落得不戰而敗的收場。

當程咬金發兵的時候，又着人通報了秦王。李世民心想，四十餘騎怎抵擋王仁則的五百精兵？於是想出一個法子，要把鄭軍牽制；他立即親統大軍，直指黃河，陳兵佈陣，擺出隔江鬥數的態勢。

鄭王王世充聞報大驚失色。他知道李世民還沒有渡河的充分準備，怎會驟然發兵？是虛是實，他一時弄不清楚，不由分說，連忙率領大軍，直奔黃河西岸，隔水佈陣，遙相對峙。一面派人催促王仁則回師。

洛陽在黃河、洛水之間。洛水隔着樓山就是伊水。河、洛、伊三條大川自西向東平行，黃河最北，洛水居中，伊水橫在兩方，穿插於龍門香山之間。伊洛兩川廣而深，但黃河的北段有一處接近洛水，河面特別淺窄，兩軍對壘，呼應相聞。

王世充一看地勢，心裡有點毛。現在這時節水位低降，如果李世民硬要强攻，飛騎洩水而過，也並不困難。要是倉促會戰，勝負全無把握。然而現在既對上了，也得硬着頭皮，先行鬥戰一番，才作定奪，乃命旅下一人，策騎涉水近河中，隔水喊話：

「秦王李世民聽着。鄭王王世充陛下有問：唐帝闕中，鄭帝何洛，河水不犯井水，您爲何舉兵東侵？」

二九六：歌星螢幕分鐘論酬

「天氣大晴！」珮姬將花擺好，兩人才想起是星期天，秘書同保姆來電話說：「今天出外購物，日程是後天回曼谷……。」珮姬在電話中對秘書說：「可能有變化，聽說錄課公司會談生意。」——「那是好事，我們照原訂時間先走，最好他們能負責兩位小姐延期的開支！」——「陳總經理已有預算，你們將我前天交秘書的美鈔，各取一千美元私用，東京買東西太貴，你們經香港有機停打四小時。」

這安排太合情理了，在香港一人有七千八港元，是可以買好多東西回泰國的。曼麗欣真好逑同松上活：「他們其實現在想來陪伴，但又怕休息不夠。」她們換浴換衣，出到淺草國際大戲院正街，在一家華盛頓咖啡座，用西式午餐，吃烤鵝和絕妙的魚。而每人一份絕佳沙律，更是口味爽極——「當然貴，可是純歐洲式！」同伴小休，曼麗透露：「如果正式開口向我求婚，我答應他二人中任何一位！」珮姬笑起來道：「我們並沒有知道清楚，僅知是有名企業家的公子，按昨晚能奇樂的實本領看，倒不是一般花花公子做得到的。」曼麗認爲「婚姻是麻煩的，不是「社會調查」！問題是你我幸而沒倒霉，隨便碰了瓜！」——「我誇他是眞，但他到玄關就

二九六：歌星螢幕分鐘論酬

「天氣大晴！」珮姬將花擺好，兩人才想起是星期天，秘書同保姆來電話說：「今天出外購物，日程是後天回曼谷……。」珮姬在電話中對秘書說：「可能有變化，聽說錄課公司會談生意。」——「那是好事，我們照原訂時間先走，最好他們能負責兩位小姐延期的開支！」——「陳總經理已有預算，你們將我前天交秘書的美鈔，各取一千美元私用，東京買東西太貴，你們經香港有機停打四小時。」

這安排太合情理了，在香港一人有七千八港元，是可以買好多東西回泰國的。曼麗欣真好逑同松上活：「他們其實現在想來陪伴，但又怕休息不夠。」她們換浴換衣，出到淺草國際大戲院正街，在一家華盛頓咖啡座，用西式午餐，吃烤鵝和絕妙的魚。而每人一份絕佳沙律，更是口味爽極——「當然貴，可是純歐洲式！」同伴小休，曼麗透露：「如果正式開口向我求婚，我答應他二人中任何一位！」珮姬笑起來道：「我們並沒有知道清楚，僅知是有名企業家的公子，按昨晚能奇樂的實本領看，倒不是一般花花公子做得到的。」曼麗認爲「婚姻是麻煩的，不是「社會調查」！問題是你我幸而沒倒霉，隨便碰了瓜！」——「我誇他是眞，但他到玄關就

二八一：使她吃驚的姓名

遊艇終于把她們搭載到石頭灣，停在石塱碼頭邊，讓三個女人上岸。

然後，它開到港灣停下來，等待。

素芬帶蟬主僕倆，走在石頭街道上，移向第一號門牌房屋村長之家。

石頭房子的大門打開着，堂屋却沒有人。

素芬敲了敲木門，高聲問：

「有人嗎？」

片刻，從廚房裡走出阿嬌來，她笑望門口站着的三個女人說：

「三位太太小姐，有什麼事？」

「請問梁永年村長在嗎？」

素芬這一吐字清楚的問話，使卜老太大吃一驚，呆在那裡，怔怔地望島上婦人。

阿嬌仍是一臉笑容，說：

「你們找我老公？」

素芬朗聲說：

「大嫂，你不認得我嗎？」

阿嬌泰然說：「認得，怎不認得，你

二九六：思疑搞基

林太曰：「明晚？我可能同依娃打牌。」

阿占曰：「你兩個咁好，是否搞基？」

林太曰：「阿占，你作死乎？亂嘴也！」

阿占曰：「不是亂嘴，小心愛滋也！我實係十分担心你兩個染上愛滋！」

林太曰：「你幾時死！吓？咁衰！」

阿占曰：「完全有理由相信你兩個有愛滋病，因爲，你兩個之老公都去滾！」

林太曰：「佢去滾啫，又不是我去滾！」

阿占曰：「林太，你有男朋友？」

林太曰：「我有！就算有，亦與你無關。」

阿占曰：「當然與我無關。」

林太曰：「豈有此理，你同老闆講這些嗎？我不怕喋，我D體水浸死你個花靚仔呀！」

阿占笑曰：「好呀好呀！我好想畀你D體水浸浸下。」

林太曰：「你知不知我讀邊科出身？」

阿占曰：「讀乜呀？家政？」